

1 9 7 2 年 5 月

27

星 期 六

南 越 解 放 军 进 攻 昆 嵩 市

【美联社西贡五月二十五日电】(记者:乔治·埃斯珀) 北越坦克和部队今天袭击了中部高原的昆嵩市,这次袭击可能是夺取南越的第二个省会的攻势的开始。

西贡司令部宣布,北越坑道兵渗入了昆嵩市的西北部,占据了一所天主教学校、一所学校和清风孤儿院的一部分,还占据了著名的昆嵩主教(法国人)保罗·塞兹的住所。

同时,北越部队袭击了在该市东北缘的机场,一时控制了机场的一部分。西贡司令部说,到中午时,共产党人已经被赶出,机场在政府军掌握中。

北越部队还对顺化以北的北部战线和岷港的两侧进行了新的袭击。在北越人的攻势进入第九周时,据报在西贡地区的南部战线也发生了激战。

战地消息说,在昆嵩东北一英里处有五辆北越坦克把火炮对准该市。

最初的消息说,北越部队两个营数百人进攻了昆嵩,但是随后的消息表明,这支队伍可能比原来估计的人数要少。

在波来古的军方人士说,到下午三、四点钟,昆嵩的外围防线还没有受到大的压力,这表明坑道兵偷偷地穿过该市的防线,目的只是为了骚扰,而不是为了展开大规模进攻。

在该市以北和西北不远的地方,共军继续在地面试探,他们在那一带持续进行了将近两周的战斗。

北越坦克、大炮和迫击炮对昆嵩的炮击,使该市北缘的一个兵营的汽油库起火。在该市以南约一英里的另一军队驻地的仓库区中了许多发炮弹。美联社记者戴维·佩因报道,看来引起了许多起小的连带爆炸。在距机场西端约半英里处的该市居民区的一所房屋冒起浓烟。

在北部战线,共军的三〇毫米大炮在拂晓前炮击了顺化以北三、四十公里的美政的南越防线。

在炮火的掩护下,几股北越部队渡过了美政河,但是在南越部队的一〇五毫米大炮的压制下,他们停滞在距设在一座天主教堂里的南越海军陆战队指挥所以西半英里的一片谷地里不能前进。

【合众国际社西贡五月二十五日电】(记者:奥库利) 战地报告说,北越部队至少两个营今天在猛烈炮火掩护下进攻昆嵩及其外围防御阵地,下午四、五点钟时战斗继续在城内进行。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对合众国际社记者阿瑟·希格比说,“到下午三时三十分,共军还在市内,在黄昏前难以把他们消灭。”

希格比同这位官员乘一架直升飞机飞临该市上空,他报道,战斗十分激烈,以致在下午召来了越南飞机去轰炸共军,以把他们从今晨渗入该市后占据的市东南角的一所学校附近的一列政府军放弃的地堡中赶走。

美国官员们对他讲,至少北越部队一个营——约五百人——渗入了市内,另一个营驻在城外,看来已准备好进入。

【路透社西贡五月二十五日电】(记者:马克·梅雷迪斯) 北越部队今天袭击了顺化的外围防线,尽管南越海军陆战队昨天试图减轻这个受到威胁的城市的压力而袭击了共军占领区。

苏 美 又 签 署 一 项 防 止 公 海 及 其 上 空 事 故 协 定

法新社指出苏美迄今签署的协定都是早就草拟的,要估价苏美取得协议的深度还为时尚早

【塔斯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五日电】今天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防止公海及其上空事故协定。

这个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和一九七二年五月举行的谈判过程中拟就的协定的目的是:根据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保证两国军舰航行和飞机飞行的安全。协定规定双方承担义务:不容许各自舰艇和飞机采取可能对另一方舰艇和飞机产生干扰和危险的行动。还规定,要进行协商和设立委员会来讨论必要的具体措施。

苏联海军总司令谢尔盖·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

和美国海军部长约翰·沃纳在协定上签了字。

【美联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五日电】(记者:弗兰克·科米尔) 尼克松总统和苏联领导人目前正在向他们的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已经预报的限制武器高峰推进,他们在今天正式批准了三天中签订的第五个美苏协议。

最新的协议的目的是要防止经常在公海上相遇的美苏军舰之间发生危险的对峙。出席(签字仪式)的最高级显要人物是国务卿罗杰斯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五月二十五日电】这项达

成的协议集中于重申两国对现行公海“航道规则”和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国际协议所承担的义务。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只有这样一段除外:而并不包括在公认的国际信号一览表中的某些信号。

【法新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五日电】观察家们说,自二十二日访问开始以来在这里签订的四项协定不能用来衡量美苏和解。

这些协议是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开始之前就草拟好的。观察家们认为,要估价美苏关于国际谅解取得协议的深度,现在还为时尚早。

汉 斯 莱 评 述 苏 美 首 脑 会 谈

说苏是否能够帮助尼克松从越南脱身是个大问题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五月二十四日电】(记者:汉斯莱) 随着最高级会议即将进入最后几天,这里有一个大问题没有得到回答,这就是:俄国是否愿意并且能够帮助尼克松总统从越南脱身。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纷纷进行揣测,有人认为是,有人认为是否,但是没有人掌握真正可靠的材料。对莫斯科来说,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双方都不肯公开谈论这个问题。

这次最高级会议看来肯定能在本星期晚些时候缔结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并且扩大关于在外层空间和其他许多领域进行合作的贸易安排和协议。两国领导人已经取得了一项重大的成就。

除非在最后一刻出现出人意料的情况,总统和苏联领导人几乎能做到他们预定要做的事情。这就是达成关于减少核大战的危险的协议,同时为在解决仍然困扰着欧洲和其他地区的问题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打下基础。

如果在尼克松回华盛顿时,俄国人向他提出某种诺言,保证帮助他得到一种从越南冲突中脱身的体面的解决办法,这将只不过是

在一个已经很大的饼子上添一层糖衣。在党派斗争方面,这种局面在眼前对尼克松的重要性也许大于在这里达成的有着长远价值的其他协议。但是即使克里姆林宫愿意帮助美国体面地退出东南亚,苏美领导人也大不愿意公开宣布这样一个决定。俄国已一再讲它不会放弃对北越政府的支持,并且在私下同美国官员谈话时坚持说它不可能影响河内的政策,即使它希望这样做的话。正如一位消息灵通的苏联记者所说的,河内的政策是在河内作出的,其他任何人都是影响不了的。这番话显然反映了他的政府对美国人说的话。但是美国人不完全相信这种说法。美国官员们说,总统不能提出比他在将近一个月以前提出的更宽大的条件了。

俄国人私下承认尼克松很难提出更宽大的条件了,但是他们假装说他们无法说服河内接受这个条件。

但是有人听到苏联的一位官员说,通过本星期在这里达成的协议产生的合作精神完全有可能创造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河内也许会变得比较讲道理。这表明克里姆林宫不认为局势已不可挽回地冻结起来,它可能愿意对河内说,最好还是接受总统最近提出的建议。

外 报 道 苏 美 首 脑 会 谈 正 在 紧 张 地 继 续 进 行

小 时 美 联 社 说

他们正在全力以赴地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艰巨的谈判

【路透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五日电】美国官员们说,尼克松总统和苏联领导人今天午饭后在克里姆林宫开始了会谈。

迄今参加了同美国总统的各次会谈的苏联共产党首脑勃列日涅夫在今天会谈之初没有出席。

可是波德戈尔内主席和柯西金总理两人都参加了,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也参加了。

负责贸易事务的白宫助理弗拉尼根出席会谈一事表明,会谈将讨论美苏贸易这个复杂的议题。

【美联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五日电】(记者:弗兰克·科米尔) 白宫人士说,今天下午的会谈是在他们称之为“建设性的和认真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谈讨论的完全是贸易问题。据悉,还有一些困难的谈判要进行,然后两国才能就商业和贸易来往的扩大和正常化问题达成一个总的协议。

白宫人士说,在下午四点钟会谈结束后,尼克松总统回到了他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住处,同助手们商量问题,然后为晚上到大剧院观看演出作准备。

一位可靠人士说,罗杰斯还在克里姆林宫同柯西金进行了一小时会议。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五日电】(记者:斯图尔特·汉斯莱) 尼克松总统今天继续保持着他在最高级会议上的飞跑速度,在克里姆林宫同苏联领

导人进行了会谈。美国官员们说,关于预计本周将在这里签署的那两项条约——一是关于限制核军备,一是关于贸易——的最后工作仍有待进行。

美国官员们说,他们是难以承认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谈到越南问题的,因为有关小国对于大国可能进行影响他们的命运的交易是抱有戒心的。

这些官员说,河内近些天来已经对于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上可能正在进行的情况显然有些不安。

而且,在西贡,南越政府一向是对美国可能拆它的台感到忧虑的。

出于这些原因——以及由于莫斯科和北京争夺世界共运霸权的考虑,一些外交家们说,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达成的任何越南问题协议,大概是不会公布的。一些外交官说,罗杰斯和葛罗米柯一直在讨论一个人们预料他们要达成的协议,即关于如何安排讨论欧洲安全会议问题的预备会议的协议。

【路透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五日电】美国官员说,总统取消了到绿城(莫斯科郊外一座新城)的访问计划,以便上午能与他的代表团进行商谈。

昨天晚上他与苏联三个最高领导人会谈了大约五个小时。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五日电】白宫的一位发言人说,尼克松在别墅里是由总统助理基辛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某些成员作助手进行会谈的,未透露这些成员的名字。坐在他们对面的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以及勃列日涅夫的私人助手和顾问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

【美联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五日电】(记者:盖洛德·肖) 尼克松总统和苏联的三位最高领导人在僻远的乡间别墅一直会谈到今天凌晨,有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正在全力以赴地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艰巨的谈判。

总统直到午夜以后才回到他的克里姆林宫下榻处。

【法新社莫斯科五月二十四日电】尼克松取消预定明天到泽廖诺格勒的访问和在别墅举行了这次会晤这两件事看来表明,谈判正在紧张地继续进行。

《当最高级会议开始的时候》

克拉夫特自
莫斯科报道

说他深深感到“同美国竞争正广泛地成为苏联生活中的推动力”，尼克松正利用此“使其有补于他的越南政策”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五月二十三日刊登该报记者克拉夫特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报道，标题是《当最高级会议开始的时候》，摘要如下：

重新来到俄国之后，我再次深深感到同美国竞争正在广泛地成为苏联生活中的推动力。“赶上美国人”足以说明尼克松总统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同俄国人的具体利害关系。

尼克松总统正在设法使俄国人的这种取得地位的做法变得有利于他的对越南的政策。这就使一种本来是例行的做法带了狡猾的味道。

到处可以看到俄国迫切希望得到美国承认的迹象。在尼克松总统抵达的前一天，在莫斯科机场，一位俄国低级官员用英语说：“不费事”这个短语。他然后骄傲地解释说，他是从美国旅行者那里学到的这个短语，并且觉得它十分有用。

一种为外国旅游者准备的介绍苏联经济情况的官方小册子在一处说道，“苏联农产品增长速度超过美国一倍多”。它在另一处显然同美国作了对比，说“众所周知，苏联

的医疗是免费的。”

原来，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纯粹是为了支持这种说法而安排的。已接近完成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使美国和苏联在核武器方面处于均势。它使它们成为世界上真正重要的大国，而同所有其他国家区分开来。同样，拟议中的空间协定把俄国和美国作为核心，因为只有这两个国家有探索月球和月球之外的空间的巨大能力。同样，所达成的任何贸易协定的核心都将具有互惠的安排，而这样的安排将使俄国人处于同这个资本主义巨人

美资本家
小伊顿说

美将在苏投资修建天然气液化工厂

并说修建这项工程问题已列入美苏最高级会谈议程

【美联社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五月二十四日电】

克利夫兰企业家赛勒斯·伊顿的儿子今天说，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举行期间，可能会宣布由伊顿带头参加的一项在苏联投资五十亿美元的建筑工程。

小伊顿说，这一建议是关于修建一个天然气液化工厂来把在西伯利亚抽出的天然气转化为液体，以运往美国。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五月二十四日电】（记者：彼得·J·肖）题：莫斯科，除了最高级会谈之外还有……

到当地市场上去买东西，向你的同伴讲英语，你找了钱后，会受到不寻常的热情的送别，还会免费送给你一两朵花。

三美元可以买到一磅鲜杨梅。在百货公司的橱窗中要想看到最新式的法国鞋，那是办不到的。数以千计的人排着队瞻仰列宁遗体。

但是不要进入克里姆林宫到所有那些有珍贵圣像的沙皇教堂去逛。特罗伊茨克门上的金字牌子写着，塔楼“不开放”。

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使莫斯科的日常生活有了一点点变化，其他依然如故。

交警招手是令人感到愉快的新鲜事：在大剧院旁边的卡尔·马克思大街上，一位戴着白帽和手套的、指挥交通的民警向一辆坐满美国人的汽车招手微笑。

在莫斯科最古老的市场之一季申斯基市场，从一辆卡车的后面出售鲜艳的百合花。一个卢布一束，生意兴隆。

【本刊讯】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五月二十四日放映记者在莫斯科商店采访市民采购日用商品的实况。美记者说，苏联公民对苏联人的生活水平落后于美国颇有感触。虽然他们的生活比五年前有改善，但是普通工作人员仍然要以百分之六十的工资购买食物。鸡蛋、新鲜蔬菜等价钱昂贵，只有土豆等比较便宜。私人自由企业与国家商店并存，自由企业定的价钱比国家商店高百分之十到几倍。许多东西有黑市。

【本刊讯】美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在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七时的节目报道尼克松在莫斯科进行的访问活动。电视台也报道了一些居民区的商店和街道的实况。记者说苏物价与美大体差不多，但工人的工资中购买消费品的比例相当大。普通工人对物价太高表示

进行贸易的平等地位。

最后，构成所有这些协议的基础的是牵涉到柏林和德国的一系列的有关条约。这些条约的作用是承认由于俄国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而产生的欧洲领土安排。

由于俄国人将得到的好处是如此之多，所以要把他们从最高级会谈推开是不容易办到的。

甚至在总统开始在北越港口布雷并且轰炸他们的城市和铁路线以后，看来勃列日涅夫能成功地避开这个挑战。上星期五，在莫斯科这里举行的党中

他说，这项工程可能是作为美国和苏联之间扩大贸易的一部分而宣布的第一项工程。

伊顿说，他和他父亲两年来一直在为这一工程而工作，并且已就这一工程同苏联官员们进行了若干次讨论。

他说，修建这个工厂的问题已列入了最高级会谈的议程。伊顿说，如果达成了协议，尼克松总统和共产党首脑勃列日涅夫就可能发表一个联合公告。伊顿说，他的父亲将全面负责这项工程，而且将组成一个由包括钢铁公司、工程公司和造船厂在内的联合企业构成的财

外电
报道

尼克松夫人在莫斯科参观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三日电】（记者：海伦·托马斯）尼克松夫人今天帮助勃列日涅夫夫人在一次公开露面中穿过拥挤的人群，她轻拍这位感到困惑的苏联第一夫人的手，并且轻声说：“我会照顾你的。”

勃列日涅夫夫人对摄影记者很不习惯。这次是由她陪同尼克松夫人前往参观一所优秀的共产党中学的，那里的学生都学英语和美国文学。

在这次参观开始的时候，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蜂拥而上，这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夫人感到紧张起来。一个记者问勃列日涅夫夫人，他觉得尼克松夫人这个人怎么样。她看来感到不知所措。她说：“以后再说。”

尼克松夫人向该校赠送了六只新篮球。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三日电】（记者：海伦·托马斯）尼克松夫人今天在声音刺耳的地下铁道乘车走了四站，

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压倒的多数票对他的政策表示信任。

但是，事实上，有两个迹象表明在领导内部存在着麻烦。党的理论家波诺马廖夫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表明对党的理论家必须采取和解的做法。主张在军事上采取强硬态度的谢列斯特已从原来的乌克兰党的领导职位被调任副总理——这是表明重工业和军方的老的联盟反对勃列日涅夫的政策的一个迹象。

当最高级会谈开始的时候，尼克松并没有放松他的压力。作为给莫斯科以它所谋求的地位的交换条件，他希望苏联作出真正的努力来促使越南问题得到解决。勃列日涅夫已遇到的困难表明事情有些难办。

团。

伊顿说，如果在最高级会谈中达成了协议，那么在一九七三年以前就可能签署一项原则协议，这项工程的修建可能要花两年的时间。他说，该建议要求俄国人根据一项二十五年的合同以向美国出售液体天然气的形式付款。

伊顿说，美国的企业能够从修建这一工厂中获得利润，因为苏联不能生产从西伯利亚铺设到一个不冻港的天然气管道所需要的特殊钢材。他说，美国企业还能够从把液体天然气运到美国另外还需要的海洋油船方面获得利润。

着她。

在地下铁道乘车时，在强暴的俄国保安人员、热心的摄影师、记者和苏联女士们形成的人海中，尼克松夫人穿来穿去。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五月二十四日电】（记者：海伦·托马斯）尼克松夫人今天参观了三十二层楼的国立莫斯科大学，见到了一排排的岩石标本，可是没见到什么学生。

尼克松夫人对记者说：“我没有见到人民。”招待她的苏联主人告诉她，现在是考试期间，所以在这所有四万五千间房间的苏联最高学府的教室里和走廊上看到的学生这么少。

在星期二护送这位第一夫人匆匆忙忙参观莫斯科地下铁道的苏联特工人员有三十人。这次没有这么多，但是他们手挽着手，一次次挤开尽力想跟上尼克松夫人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

她参观的教室多数只有很少人在里面，有的甚

【本刊讯】法《民族报》五月二十四日刊载一篇文章，题为《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已经进行了三次秘密会谈》，摘要如下：

事实上，东南亚冲突的后果比人们所想象的更加重大。如果人们从苏联人的“最低”礼仪或从尼克松总统为了使苏联人在克制方面对河内施加影响而向他们发出的紧急呼吁（尽管是间接的）来看，头几次接触的气氛正在改变。

因此，我们不是要干涉由克里姆林宫厚厚的墙所保护的美苏会谈，而是希望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不要抱幻想。这一点不得不提出来，如果他们分出精力要解决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的问题的话。这样做就会走上一条绝路，尽管事实上他们说，他们的接近应对大家有利。第三国家的人民，不仅越南人、中国人、欧洲人，而且还有第三世界的人民，都不准备要外国——“超级大国”掌握他们的命运。他们最崇高的愿望无疑是一劳永逸地把雅尔塔抛进道具商店中去。

【本刊讯】法国报纸五月二十三日刊登评论评尼克松访问莫斯科。

《解放了的巴黎人报》写道：苏联在三月份曾指责中国在河内遭到轰炸时接待尼克松。而它作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美国布雷阻止它的货船去海防的时候，它接待了尼克松。美国在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虽然没有使莫斯科同华盛顿的差距加大，但说明了美国对苏联来说具有吸引力。看来这是不顾印度支那的障碍而维持这次史无前例的“最高级会谈”的理由之一。当克里姆林宫要求同法国和德国工业合作时，有人曾对此有怀疑。现在不能再怀疑了：俄国求助于资本主义，不仅是在科技方面，也在科学研究水平方面。俄国求助于美国资本……

《回声报》写道：战争结束之后过了二十七年，社会主义的祖国要求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帮助它摆脱贫困的经济，以进入世界繁荣的大潮流。总之，美国为这种经济开放要赢得一切。虽然在这一问题上同在雅尔塔发生的事情正相反，或两国都在它们各自的势力范围内闭关自守，但这一点将不会妨碍它们以牺牲不幸包括欧洲在内的第三国家的利益来重新分世界外交的牌。

文法
章报

《尼克松勃列日涅夫已进行了三次密谈》

说第三世界人民都不要超级大国掌握他们的命运

是她在俄国为她占有的一天。总统一直在从事芭蕾以外的其他事情。她二十四日向记者们开玩笑地说：“我甚至看不到那个家伙”。

【美联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五日电】勃列日涅夫夫人陪同尼克松夫人一起乘车去看俄国时装展览。她显然已开始陪同客人参观游览是有趣的事。尼克松夫人说：“我觉得出色极了，模特儿非常漂亮。”

尼克松夫人当时穿的是绿色薄呢衫，套一件带大领结的绿外套。勃列日涅夫夫人穿的是一件紫地印银花的绸衣服，戴紫水晶和钻石镶嵌的耳环。

记者问勃列日涅夫夫人曹欢哪件时装。俄国第一夫人说：“全都喜欢。”葛罗米柯夫人叹息说：“这些都是给年轻人穿的。”苏联外长的这位胖胖的夫人说：“我没法穿。”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五月二十四日电】理查德·尼克松夫人今天在莫斯科的一个马戏场观看表演并同一只名叫小戈沙的

合众国际社报道
《莫斯科，除了高级会谈之外还有……》

美新处报道北大西洋集团国防部长会议发表的公报

《认为有必要继续保持威慑力量》

【美新处布鲁塞尔五月二十四日电】题：公报原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继续保持威慑力量

下面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务计划委员会在五月二十四日会议结束时通过的一项公报全文（本刊作了删节）：

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务计划委员会五月二十四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了部长级会议，这是它例行的春季会议。

二、部长们听取了华沙条约部队目前的军事状况，并注意到，苏联的核能力和常规能力正在进一步加强，海军正在加紧在世界范围内的部署和加强其整个的作战能力，以及使陆军和空军实现了现代化并得到了巩固。根据这种情况，他们一致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必须继续提供一种有效的和现实的威慑力量以防止各种形式的侵略，从而确保一个稳固的防务地位，这才能谈判实现真正的和持久的和解。

三、他们重申，他们对共同均衡裁军的问题有很大的兴趣，因为它对联盟的整个的军事安全是有影响的。

四、部长们讨论了这个联盟的防务计划目前的情况，特别着重研究了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关于七十年代盟国防务问题的补充报告中（A D - 70 计划）提出的在目前十年中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务地位的逐步执行情况；他们欢

迎一些国家已按照这些建议采取行动，朝着“总体力量概念”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这就是说，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全部防务因素取得最充分和最均衡的配合。

五、部长们听取了欧洲集团国家在联盟范围内不断取得的成就。

六、部长们注意到今年早些时候批准的为各成员国和整个联盟确定的一九七三——一九七八年的力量目标。他们重申，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范围内的目的应该是，在各国经济能力允许的范围内，把它们日益增长的国家财富的一个固定的和尽可能较大的部分用于防御目的。

七、部长们讨论了苏联海军不断地大量出现在地中海东部和欧洲北部水域的情况。他们进一步注意到苏联正在地中海西部和整个大西洋日益积极地部署力量。他们注意到，在采取措施以阻止苏联在这些地区扩张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他们还同意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方面继续作出努力。

八、驻大西洋盟军最高司令代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三个主要司令介绍了将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大规模演习（名为“坚固快车”）的内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十一个国家将派军队参加。

邓肯谈苏海军力量的增长

说苏海军力量迅速增长是对北大西洋集团的严重挑战

【合众国际社伦敦五月二十二日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位高级司令官今晚说，苏联海军力量迅速增长，现在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控制世界海洋的能力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大西洋盟军最高司令查尔斯·邓肯海军上将呼吁联盟的各国政府正视这场挑战，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海军力量增强到同苏联同等的地位。

邓肯在下院对欧洲一大西洋小组讲话时说，“苏联的海上力量日益增长，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控制海洋的能力提出严重挑战。”

这位海军上将说，苏联加强海军力量“并不是

国的传统目标：不准敌人利用海洋，而要能利用海洋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邓肯说，他认为苏联海上力量的增长也是增强“在海外推行勃列日涅夫主义能力”的另一种手段。

联盟已着手使其舰队现代化。邓肯说，但是由于人们明显地对此漠不关心，进展经常受到阻碍。他说，“我们在西方所处的安逸状态可能受到很大的震惊，如果我们退后一步，看一看真正正在发生的在事实的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必须说服苏联人通过谈判实现裁军，而只有我们证明我们真的打算保持防御状态，不会有被苏联人打败的可能时，我们才能做到这一

日《朝日新闻》报道

《对缓和紧张局势的期待和不安——世界这样来看待美苏首脑会谈》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五月二十二日刊登了一则报道，题为《对缓和紧张局势的期待和不安——世界这样来看待美苏首脑会谈》，摘要如下：

英国：欧洲问题定会有进展

英国虽然不乐观，但却几乎完全没有悲观论调，这是一个显著的特点。

认为在召开欧洲安全会议问题上达成协议并不困难。在贸易和技术交流，开发宇宙方面的合作，对于把提高生活水平看作是至高无上的苏联来说，也是这次会谈的紧要之处，美国亦不会有异议。

在美苏尖锐对立的、中东、东南亚问题上，则有许多人认为难于达成协议。也就是说，在诸如欧洲安全之类的问题上，是以巩固现状保持美苏平衡为目的的。然而，在亚洲和非洲正处于产生新的世界这一动荡的时期，维持现状则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影响还很大。（驻伦敦记者深代）

法国：越南问题不能解决

认为美苏首脑会谈，同以创造气氛为主的美中会谈相比，将是更重实质的东西。但是，在与其他中小国家有关的国际问题上，不可能指望会有具体的进展。其最大的紧张是“越南”问题。

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两首脑越是要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越南”问题就只能是越要放在一边。这是因为，对美苏来说，越南问题只不过是局部问题，而对越南来说却是个全局问题。（驻巴黎记者柴田）

西德：一切都是由大国越顶办理

认为在美苏会谈中，作为解决美苏间悬而未决的问题，焦点将集中在裁军和欧洲问题上，在中东问题上，将强调“互不干涉主义”。西德的普遍的看法是，就整个亚洲政策来说不会完全达成协议。但不管怎样，一定会取得为尼克松访华所不能相比的具体的、实质性的成果。

但是，这次美苏首脑会谈，“结果还是越顶谈判”，这样的印象仍然是根深蒂固的。（驻波恩记者芳仲）

东欧：走向“东西方对话”的共同步伐

对东欧各国来说，美苏首脑会谈所具有的最大意义在于，苏联把东方对待东西方关系的态度，明确地从“对立”扳到了“和解”这个方向上来。苏联一面受到封锁北越这个事态的冲击，一面又维护了尼克松访苏的计划，这给予苏联阵营特别是东欧各国政治上、心理上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在整个东欧，“美帝国主义”这一老生常谈的攻击，一齐销声匿迹了。确实在一看到苏联已经决定“东西方对话”之后，东欧就一齐开始朝着这个方向调整步伐。（驻布加勒斯特记者津岛）

中国：对美苏勾结有警惕的念头

北京是这样来看待美苏首脑会谈的：要是美苏两国领导人就美苏关系和国际事务坦率地交换意见，那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是，如果美国采取了违反其在美中首脑会谈中的诺言的行动，那么，美中关系就不能不恶化。

中国没有消除这样一种担心，即苏联一面高唱支援越南，一面又在实际上同美国进行暗地里的交易；并且对美苏到底走不走美中会谈的道路，抱有警惕的念头。（驻北京记者秋冈）

东南亚：对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寄予期望

东南亚，总的来说，对美苏首脑会谈是欢迎的。但是，从首脑会谈会不会给越南带来和平来说，则强烈地认为，根据北越拒绝越顶解决的立场来看，是有困难的。但是，在如下这一点上似乎并不大相径庭：会谈即使解决不了越南和中东等迫切的问题，但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强烈提出和平共处等问题上，也会间接地为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贡献。（驻新加坡记者斋藤）

印度：期待印巴关系的正常化

对于自去年十二月印巴战争以来处于反美情绪之中的印度来说，对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一筹莫展，似乎是感到实在痛快。

不过，就是这个印度，对美苏首脑会谈也并不是一点也不抱期望的。因为人们认为，在上月底的预备会谈上好容易才使举行首脑会谈有了眉目的印巴关系正常化的活动上，可能也有美苏间对话的推动。鉴于去年年底签署的苏印条约，苏联大力支持了印度，而美国却支持巴基斯坦。但印度却期待着美国，可能会由于这次会谈而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使某在孟加拉国问题和克什米尔问题上采取现实的态度。（驻新德里记者藤高）

【德新处波恩五月二十三日电】政府发言人冯·韦希马尔五月二十三日在波恩记者招待会上说：

联邦政府深切关心地注视着莫斯科首脑会晤。它对此抱的希望是，美苏负责的国家领导人能为世界的缓和作出新的重要贡献。

联邦政府深信，美国总统在同苏联最高领导人会谈时将明确地代表联盟和美国的欧洲盟国的利益。

联邦政府认为，东西方一致欢迎的东方条约的批准是对莫斯科关于东西方缓和的会谈的重要贡献，它希望首脑会晤的参加者能够根据批准（东方条约）已经完成的情况，就签署柏林协定的日期也达成谅解。

【法新社莫斯科五月二十四日电】法国外长舒曼在苏联《文学报》二十四日所发表的关于尼克松访问莫斯科问题的谈话中说：“没有那个人能够否认这次访问是一个重大事件”。

这位法国外交首脑还说，“只须看一看两国所表示的立场，就可得出这种结论：会谈经过了最认真的准备，将涉及到许多问题……”

这位部长强调说：“尽管我难以预言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会谈的结果，然而我相信，会谈将会大大有助于全世界的局势缓和。”

发西
言德
人政
说府

西德深切注视着莫斯科会晤

法外长舒曼说苏美会谈「有助于全世界局势缓和」

勃兰特抵奥地利访问并同奥总理克赖斯基会谈

勃兰特希望欧安会多边会谈夏初能在赫尔辛基开始

【德新社维也纳五月二十三日电】西德总理勃兰特今天到达这里对奥地利进行三天的正式访问。

勃兰特和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今天下午进行了九十分钟的私人会晤。预料，他同克赖斯基会谈的主要题目是东西方接近，具体地说是全欧安全会议的计划，奥地利与扩大的欧洲共同市场的关系。

【美联社维也纳五月二十四日电】西德总理勃兰特今天在这里说，他希

“多边会谈”能在今年夏初在赫尔辛基开始。

这种会谈将为在晚些时候举行的全欧安全会议作好准备。

这位正在访问的西德总理在同克赖斯基举行政治协商后对记者们说：

“多边会谈可望早在夏初之前就在赫尔辛基举行”。他接着说，这次会谈不光是要讨论未来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议程，而且还要讨论会议的日期。

勃兰特对记者们说，

缔结的条约得到批准，预定下周在波恩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预料将开始这种会谈“开绿灯”。

【合众国际社维也纳五月二十四日电】西德总理勃兰特今天说，批准西德同俄国和波兰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已经使尼克松总统在莫斯科的会谈较为容易了。

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德国对欧洲局势缓和所作的贡献有利于尼克松在莫斯科的会谈，它将

加速柏林问题的解决——在尼克松访问苏联首都期间，两个大国可以在解决柏林问题的办法方面取得一致意见”。

勃兰特说，“在今后几个月内”，他的政府将同包括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在内的其它华沙条约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他还预言将早日解决迄今为止妨碍西德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关系正常化的一些问题。

勃兰特说：“至于中国，我们愿意同所有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如果它们抱有同样的愿望。这包括中国。”

勃兰特说，他的政府在今后几个月中将继同东德进行旨在使相互关系正常化的会谈。

【纽约时报新闻社莫斯科五月二十四日电】（记者：马克斯·弗兰克尔）去北京，是一场历险；来莫斯科，是商人聚会。在中国，尼克松总统是马可孛罗，在探险的旅途中对新奇事物惊叹不已。在这里，他是个旅行推销商，怀着想在一个熟地方找几个新户头的希望，不过手段是精明的。

虽然迟早会如此，但是至今尼克松甚至还没有把这次事件叫做“历史性的”事件。他说他是在卖货品和劳务，不是卖空气。他这话不仅是指武器控制、谷物、空间合作等方面的协议，而且还指要精心安排一些苏美联合委员会和会议，这些东西至少会使旅馆老板和译员的收入扶摇直上。

俄国是在买东西——而且还努力想多买一些。他们忍着在同中国的烹调调和招待相比之下必然会有有的羞惭请美国记者喝酒吃饭，为的是要传播这样的讯息：合作——甚至勾结——以及共同维持和平和达成“认真的”协议现在看来是至为必要的，不但对防止战争说来必要，对提高俄国人、美国人和全人类的生活也是必要的。

俄国的消息灵通人士的言下之意是，对和解的决心是十足的。总统座机的驾驶员拉尔夫·艾伯塔齐要求给一小块空地让机组人员可以每天打打棒球，散散步。这个要求提出后，给他的不是别的，而是列宁体育场——有十万零三千个座位的奥林匹克运动场。

在旅行服务社饭店的采访最高级会谈新闻的记者室里，平均每一平方英尺的会外活动家比华盛顿参议院大楼大休息室里的院外活动家还要多。这些人都是苏联的身份最高的报刊主编和评论员，他们每见到一个认识的美国人，就问：“嗨，进行得怎么样了？”他们完全明白这些作客的人对于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的秘密会谈一无所知，但是他们一股劲儿地想打听清楚：苏联对于取得积极成果的愿望、有利的评论和乐观的报道正在世界各地照传不误。

苏联和美国的复写机一天印发出一个——或者两个——协议，使分析家们忙个不停。每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的宏伟厅堂里都有一场精心安排的签字仪式，有些协定其实是以前已经谈妥了的协议，只不过把它变为条约式的文字而已。照现在这种气氛看，如果这些搞得没有可搞的了，参加会议的人很可能要在一个没事的晚上举行一次香槟酒会来庆祝这样一个明

美国记者弗兰克尔
发 自 莫 斯 科 的 文 章

《一个记者的札记：两次访问的比较》

说尼克松“去北京是一场历险，来莫斯科是商人聚会”

显的协议了：要在本周达成许多协议的协议。

从双方都传出了明确无误的信息，表示莫斯科并非北京，最高级会谈所惯有的那种——用尼克松的语汇来说——“浮面的东西”在这里已经代之为“实质的东西”。而且，从苏联的观点来看，核超级大国的事务要比某某地方的外交来往和公报的分量重得多。

同美国人一样，有些俄国人也认为，苏联之所以会如此急于宣扬一种新的关系，事实上是总统的中国之行起了决定性作用。有少数人认为，要没有这种凌驾一切的要傲视北京之行的必要性的话，上月份越南战事的激化肯定会把这次最高级会谈破坏掉。

总统接连地对共产主义城堡进行的这两次旅行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同时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精力充沛的白宫先遣人员蒂姆·埃尔伯恩把整个事件典型地作了相比。在北京，他在欢迎最高级的旅行者时准确地预测，会有丰富的经验、宽敞的住房和出色的服务。而在这里，在接待他时就预示程序表可能发生可笑的、惊人的变化，例如在到达的那一天上午，电话机和电传打字机“放错了地方”。

美国大使馆一位感到苦恼的官员对一些俄国通说：“他们正在尝试，他们确实在尝试要做到这一点，但是什么事情却不是做得很对头。”

但是，在吃得差、住得挤的情况下，俄国人招待了奇妙的《天鹅湖》，而不是平凡的《红色娘子军》。美国的记者、机组人员和秘书们并不是到几个专供参观的工厂和农场作一些枯燥的短途旅行，而是可以满城跑，在某些情况下至少还可以看看老朋友，同时至少偶尔还可以进行一些真正的谈话。

“难道不是有一些俄国人真的希望美国陷入越南吗？”

“并不是大多数人都这样。这里大多数人希望，这种经验将减少你们在其它方面进行干预的兴趣，也许这种经验对我们也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但是在这里，像在中国一样，共产党政府和社会的结构对最高级会议的经历产生影响。

一直有意识地不让总统接近苏联人民，不让他们产生好奇心——更不必提当总统在场时他们可能希望

是特别重要。

克里姆林宫显然认为，对尼克松加紧轰炸北越和在北越港口布雷这两件事，无论在具体行动上和在外交上都不作出强烈反应，那么，它就会得到更多的好处。

这里的中立观察家和外交官认为，实际的结果表明，保持克制和负责的态度，这是莫斯科始终想做到而从来没有做到的。

综合起来，这两次访问构成尼克松喜欢称之为他的国际“比赛计划”中的合乎逻辑的一部分。他希望莫斯科最高级会议能够把一些重要的协议肯定下来，能够避免眼前的危险，同时为处理将来的困难树立一个榜样，从而使这次莫斯科会议得到成功。

相形之下，他的中国之行是为了消除北京这么多保持的孤立、使华盛顿有可能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国人打交道，从而取得长远的结果。这在目前没有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取得的结 果 那 么 重 要。

但是尼克松也在期待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和正常的交往将成为极其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因为那个有八亿人口的国家将完全取得作为一个核国家的地位，并且继续增

鼓掌。像在北京一样，尼克松同党的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私下晤谈的真正内容，是隐藏在那些外交协定的幕后的，也许要保密若干年。

这里，像在北京一样，有一种觉得美国在世界上后撤的思想。苏联官员们说，不仅是越南战争，而且还有经济困难、日本和西欧日益严重的竞争、以及美国国内消耗国力的社会危机，使得美国人在世界上具有一种比较相宜的地位，使他们比较“现实地”把苏联看成是在武器和贸易方面的一个平等伙伴。

俄国人中间关于这一点没有表示得意洋洋。相反，他们预料在欧洲和亚洲在经济上都将面临挑战，莫斯科和华盛顿在这样的挑战中发现，他们都被作为局外人抛在一边，他们也许都愿意本着合作的精神对这些挑战作出反应。他们预见到其他国家今后将设法打乱这一个或那一个地区的均势，到那时，他们希望作出一种联合反应的安排。

最后，在这里像在北京一样，举行最高级会议所产生的影响看来同俄国国内生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都曾认为，来自西方的每一阵温暖的微风都不仅为苏联的消费者带来佳音，而且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文化上的接触和缓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

苏联领导人又注重起消费品的生产，诚然是产生这次会议精神的一个原因，因为通过这次会议有可能得到美国的贸易信贷和美国的技术。但是，文化上的交流已经作出有十年历史的安排；范·克莱本正在这里演奏钢琴，罗伯特·彼得斯正在举行独唱会，对他们有深刻印象的还是原来的那些听众，他们拥抱的还是原来的那些朋友。

再之，苏联领导人似乎找到了保护他们的政治制度不受外来的意识形态病毒侵害的办法。他们听凭妇女穿短裤，听凭青年听摇滚舞音乐，但是他们决不打算容忍尼克松在谈到自由地交流思想时所指的任何东西。地面上的暖流似乎并没有透到地下的永久冻土层。莫斯科不是北京，但是它还是离华盛顿更远一些。

（《纽约时报》五月二十五日刊登弗兰克尔二十四日从莫斯科发给该报的一篇专稿，标题是《一个记者的札记：两次访问的比较》，全文与纽约时报新闻社相同，仅少最后一段——本刊注）

汉斯莱说美记者对苏的接待工作感到恼火

赫以尼克松访华作可比认为我在这方面考虑得比较周全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五月二十四日电】（记者：斯图尔特·汉斯莱）尼克松总统二月间的中国之行是高度的历险。他目前对莫斯科的访问完全是艰辛的工作。

这一点，在某些随同总统去中国后现在又在采访他的俄国之行的记者的态度上反映了出来。目前，他们已在一定程度上感到失望和恼火。

随着尼克松在异国情调中游长城、逛紫禁城、参观神秘的上海，显然比在一间记者室里等待一点一滴的关于总统在冷冰冰的克里姆林宫围墙里的会谈情况要令人兴奋得多。

两次访问的差异当然是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两次访问的目的不同。

总统到北京去是为了开始消除美中两国之间存在着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疏远状态。

一到尼克松使他们相信了他的确很希望把北京作为一个大国同他们打交道，中国人是愿意开始正常化的过程的。

结果是相互表现出了诚意和公开的友善，这使美国的记者和官员都感到

子要来到了。虽然可能会姗姗来迟。

莫斯科之行——美国同莫斯科保有外交关系已经三十九年了——缺少神秘感。

此行不是为了制造气氛。目的是，如果可能的话，把关于限制战略核武器、扩大贸易、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等具体协定肯定下来，是为尼克松喜欢说的他的“一代的和平”奠定比较扎实的基础。

鉴于有这些不同，从一开始起就清楚的一点是，采访尼克松在这里的情况不会像采访尼克松在古老的中国的竹幕后面的情况那么令人兴奋。

在记者团里听到最多的是对拙劣的、明显得异常的苏联保安工作的抱怨。美国特工处似乎同他们达成了一项不完全明白的工作安排。

这引起了一些虽然不那么重要，但却是令人恼火的事件：阻拦记者的车子，以至记者不论到哪里去都不得不绕最大的圈子才能到那里。

诚然，在中国，保安工作大概更为彻底，但是，做得老练巧妙，使得习惯于四处随意走动的记

民。

说句公遣话，中国人的行动考虑得比较周全，同时也比较有效，因为记者团的人与他们人种不同，在中国的街头和在公共建筑物中，明显地有别于群众，惹人注目。

在莫斯科，有时就难于区分谁是美国记者，谁是一位来访的保加利亚旅客或者英国旅客。需要另外采取措措施，把山羊同绵羊区分开来，是可以理解的。

在正常情况下，来访的记者是接近不了俄国官员的。

这同记者们同中国官员，包括周恩来在内，进行的大量接触又不能相比了。周恩来亲自同去北京的每一个记者、技术人员、机械师和行李搬运人员——总共大约三百五十人——都握过手。

苏联人只致力于一系列的最高级会晤，这种会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开始的。

苏联人喜欢同美国做交易，如果能够按照克里姆林宫所能接受的条件做成的话，任何公开的言论目的都是为了增进俄国的利益，因此并不认为同美

日 记 者 驻 美 通 社

说美国人民对尼克松访苏反应好象是「忘记了这件事」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五月二十一日登载它的特派记者山田进一二十日从华盛顿安德鲁斯美国空军基地发回的一则电讯，标题是《首先是扩大“共处”，世界注视越南》，摘要如下：

本记者是来自亚洲的唯一特派记者，获准加入了有一百八十五人的总统随行记者团的行列中去了。为了采访目前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我准备搭乘从华盛顿郊区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的记者团专机。就在这一瞬间，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觉得正是这个“实务性”的开端将会注定使美苏最高级会谈成为一次卓著成效的会谈。

今年二月，当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的时候，在美国的确出现了一股兴奋的浪潮。可以说那是一种强烈的神秘。但美国总统为了同苏联的首脑会谈而访问苏联，实际是历史上的一次破天荒事件，然而却冷静得甚至使人觉得美国人民可能是忘记了这件事。总之，在这里既没有兴奋，也没有神秘。

再说，同十三年前的一九五九年尼克松以副总统身份访问苏联的时候相比，也是望尘莫及的。尼克松同当时的苏联总理赫鲁晓夫进行的那次有名的“厨房争论”，是代表东西方两种制度的国家的敌意和竞争心的冲突。

十三年过去了，这种竞争已经没有了。毫不掩饰的意识形态对立后退了。对于处理各种现实问题的态度也理智起来了。在这背后，两国的思想和国家目标的分歧至今还是昭然若揭。在这一点上，美国并没有认为苏联是一个好的国家。但是至少对和对方合作与会谈并不感到特别惊讶。另一方面，在对峙的大国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理智地处理和发掘这种共同利益就是美苏之间进行的“合作”。

当然，这并不是毫无限度的合作。采取的态度是一方面互相遏制，把对方看成是“敌人”，一方面又在局部认为是伙伴。双方都在相互抑制，同时设法扩

【纽约时报新闻社莫斯科五月二十四日电】（记者：马克斯·弗兰克尔）去北京，是一场历险；来莫斯科，是商人聚会。在中国，尼克松总统是马可孛罗，在探险的旅途中对新奇事物惊叹不已。在这里，他是个旅行推销商，怀着想在一个熟地方找几个新户头的希望，不过手段是精明的。

虽然迟早会如此，但是至今尼克松甚至还没有把这次事件叫做“历史性的”事件。他说他是在卖货品和劳务，不是卖空气。他这话不仅是指武器控制、谷物、空间合作等方面的协议，而且还指要精心安排一些苏美联合委员会和会议，这些东西至少会使旅馆老板和译员的收入扶摇直上。

俄国是在买东西——而且还努力想多买一些。他们忍着在同中国的烹调调和招待相比之下必然会有有的羞惭请美国记者喝酒吃饭，为的是要传播这样的讯息：合作——甚至勾结——以及共同维持和平和达成“认真的”协议现在看来是至为必要的，不但对防止战争说来必要，对提高俄国人、美国人和全人类的生活也是必要的。

俄国的消息灵通人士的言下之意是，对和解的决心是十足的。总统座机的驾驶员拉尔夫·艾伯塔齐要求给一小块空地让机组人员可以每天打打棒球，散散步。这个要求提出后，给他的不是别的，而是列宁体育场——有十万零三千个座位的奥林匹克运动场。

在旅行服务社饭店的采访最高级会谈新闻的记者室里，平均每一平方英尺的会外活动家比华盛顿参议院大楼大休息室里的院外活动家还要多。这些人都是苏联的身份最高的报刊主编和评论员，他们每见到一个认识的美国人，就问：“嗨，进行得怎么样了？”他们完全明白这些作客的人对于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的秘密会谈一无所知，但是他们一股劲儿地想打听清楚：苏联对于取得积极成果的愿望、有利的评论和乐观的报道正在世界各地照传不误。

苏联和美国的复写机一天印发出一个——或者两个——协议，使分析家们忙个不停。每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的宏伟厅堂里都有一场精心安排的签字仪式，有些协定其实是以前已经谈妥了的协议，只不过把它变为条约式的文字而已。照现在这种气氛看，如果这些搞得没有可搞的了，参加会议的人很可能要在一个没事的晚上举行一次香槟酒会来庆祝这样一个明

美国记者弗兰克尔
发 自 莫 斯 科 的 文 章

《一个记者的札记：两次访问的比较》

说尼克松“去北京是一场历险，来莫斯科是商人聚会”

显的协议了：要在本周达成许多协议的协议。

从双方都传出了明确无误的信息，表示莫斯科并非北京，最高级会谈所惯有的那种——用尼克松的语汇来说——“浮面的东西”在这里已经代之为“实质的东西”。而且，从苏联的观点来看，核超级大国的事务要比某某地方的外交来往和公报的分量重得多。

同美国人一样，有些俄国人也认为，苏联之所以会如此急于宣扬一种新的关系，事实上是总统的中国之行起了决定性作用。有少数人认为，要没有这种凌驾一切的要傲视北京之行的必要性的话，上月份越南战事的激化肯定会把这次最高级会谈破坏掉。

总统接连地对共产主义城堡进行的这两次旅行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同时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精力充沛的白宫先遣人员蒂姆·埃尔伯恩把整个事件典型地作了相比。在北京，他在欢迎最高级的旅行者时准确地预测，会有丰富的经验、宽敞的住房和出色的服务。而在这里，在接待他时就预示程序表可能发生可笑的、惊人的变化，例如在到达的那一天上午，电话机和电传打字机“放错了地方”。

美国大使馆一位感到苦恼的官员对一些俄国通说：“他们正在尝试，他们确实在尝试要做到这一点，但是什么事情却不是做得很对头。”

但是，在吃得差、住得挤的情况下，俄国人招待了奇妙的《天鹅湖》，而不是平凡的《红色娘子军》。美国的记者、机组人员和秘书们并不是到几个专供参观的工厂和农场作一些枯燥的短途旅行，而是可以满城跑，在某些情况下至少还可以看看老朋友，同时至少偶尔还可以进行一些真正的谈话。

“难道不是有一些俄国人真的希望美国陷入越南吗？”

“并不是大多数人都这样。这里大多数人希望，这种经验将减少你们在其它方面进行干预的兴趣，也许这种经验对我们也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但是在这里，像在中国一样，共产党政府和社会的结构对最高级会议的经历产生影响。

一直有意识地不让总统接近苏联人民，不让他们产生好奇心——更不必提当总统在场时他们可能希望

是特别重要。

克里姆林宫显然认为，对尼克松加紧轰炸北越和在北越港口布雷这两件事，无论在具体行动上和在外交上都不作出强烈反应，那么，它就会得到更多的好处。

这里的中立观察家和外交官认为，实际的结果表明，保持克制和负责的态度，这是莫斯科始终想做到而从来没有做到的。

综合起来，这两次访问构成尼克松喜欢称之为他的国际“比赛计划”中的合乎逻辑的一部分。他希望莫斯科最高级会议能够把一些重要的协议肯定下来，能够避免眼前的危险，同时为处理将来的困难树立一个榜样，从而使这次莫斯科会议得到成功。

相形之下，他的中国之行是为了消除北京这么多保持的孤立、使华盛顿有可能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国人打交道，从而取得长远的结果。这在目前没有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取得的结 果 那 么 重 要。

但是尼克松也在期待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和正常的交往将成为极其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因为那个有八亿人口的国家将完全取得作为一个核国家的地位，并且继续增

鼓掌。像在北京一样，尼克松同党的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私下晤谈的真正内容，是隐藏在那些外交协定的幕后的，也许要保密若干年。

这里，像在北京一样，有一种觉得美国在世界上后撤的思想。苏联官员们说，不仅是越南战争，而且还有经济困难、日本和西欧日益严重的竞争、以及美国国内消耗国力的社会危机，使得美国人在世界上具有一种比较相宜的地位，使他们比较“现实地”把苏联看成是在武器和贸易方面的一个平等伙伴。

俄国人中间关于这一点没有表示得意洋洋。相反，他们预料在欧洲和亚洲在经济上都将面临挑战，莫斯科和华盛顿在这样的挑战中发现，他们都被作为局外人抛在一边，他们也许都愿意本着合作的精神对这些挑战作出反应。他们预见到其他国家今后将设法打乱这一个或那一个地区的均势，到那时，他们希望作出一种联合反应的安排。

最后，在这里像在北京一样，举行最高级会议所产生的影响看来同俄国国内生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都曾认为，来自西方的每一阵温暖的微风都不仅为苏联的消费者带来佳音，而且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文化上的接触和缓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

苏联领导人又注重起消费品的生产，诚然是产生这次会议精神的一个原因，因为通过这次会议有可能得到美国的贸易信贷和美国的技术。但是，文化上的交流已经作出有十年历史的安排；范·克莱本正在这里演奏钢琴，罗伯特·彼得斯正在举行独唱会，对他们有深刻印象的还是原来的那些听众，他们拥抱的还是原来的那些朋友。

再之，苏联领导人似乎找到了保护他们的政治制度不受外来的意识形态病毒侵害的办法。他们听凭妇女穿短裤，听凭青年听摇滚舞音乐，但是他们决不打算容忍尼克松在谈到自由地交流思想时所指的任何东西。地面上的暖流似乎并没有透到地下的永久冻土层。莫斯科不是北京，但是它还是离华盛顿更远一些。

（《纽约时报》五月二十五日刊登弗兰克尔二十四日从莫斯科发给该报的一篇专稿，标题是《一个记者的札记：两次访问的比较》，全文与纽约时报新闻社相同，仅少最后一段——本刊注）

汉斯莱说美记者对苏的接待工作感到恼火

赫以尼克松访华作可比认为我在这方面考虑得比较周全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五月二十四日电】（记者：斯图尔特·汉斯莱）尼克松总统二月间的中国之行是高度的历险。他目前对莫斯科的访问完全是艰辛的工作。

这一点，在某些随同总统去中国后现在又在采访他的俄国之行的记者的态度上反映了出来。目前，他们已在一定程度上感到失望和恼火。

随着尼克松在异国情调中游长城、逛紫禁城、参观神秘的上海，显然比在一间记者室里等待一点一滴的关于总统在冷冰冰的克里姆林宫围墙里的会谈情况要令人兴奋得多。

两次访问的差异当然是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两次访问的目的不同。

总统到北京去是为了开始消除美中两国之间存在着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疏远状态。

一到尼克松使他们相信了他的确很希望把北京作为一个大国同他们打交道，中国人是愿意开始正常化的过程的。

结果是相互表现出了诚意和公开的友善，这使美国的记者和官员都感到

子要来到了。虽然可能会姗姗来迟。

莫斯科之行——美国同莫斯科保有外交关系已经三十九年了——缺少神秘感。

此行不是为了制造气氛。目的是，如果可能的话，把关于限制战略核武器、扩大贸易、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等具体协定肯定下来，是为尼克松喜欢说的他的“一代的和平”奠定比较扎实的基础。

鉴于有这些不同，从一开始起就清楚的一点是，采访尼克松在这里的情况不会像采访尼克松在古老的中国的竹幕后面的情况那么令人兴奋。

在记者团里听到最多的是对拙劣的、明显得异常的苏联保安工作的抱怨。美国特工处似乎同他们达成了一项不完全明白的工作安排。

这引起了一些虽然不那么重要，但却是令人恼火的事件：阻拦记者的车子，以至记者不论到哪里去都不得不绕最大的圈子才能到那里。

诚然，在中国，保安工作大概更为彻底，但是，做得老练巧妙，使得习惯于四处随意走动的记

民。

说句公遣话，中国人的行动考虑得比较周全，同时也比较有效，因为记者团的人与他们人种不同，在中国的街头和在公共建筑物中，明显地有别于群众，惹人注目。

在莫斯科，有时就难于区分谁是美国记者，谁是一位来访的保加利亚旅客或者英国旅客。需要另外采取措施，把山羊同绵羊区分开来，是可以理解的。

在正常情况下，来访的记者是接近不了俄国官员的。

这同记者们同中国官员，包括周恩来在内，进行的大量接触又不能相比了。周恩来亲自同去北京的每一个记者、技术人员、机械师和行李搬运人员——总共大约三百五十人——都握过手。

苏联人只致力于一系列的最高级会晤，这种会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开始的。

苏联人喜欢同美国做交易，如果能够按照克里姆林宫所能接受的条件做成的话，任何公开的言论目的都是为了增进俄国的利益，因此并不认为同美

日 记 者 驻 美 通 道

《首先是扩大「共处」》

说美国人民对尼克松访苏反应好象是「忘记了这件事」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五月二十一日登载它的特派记者山田进一二十日从华盛顿安德鲁斯美国空军基地发回的一则电讯，标题是《首先是扩大“共处”，世界注视越南》，摘要如下：

本记者是来自亚洲的唯一特派记者，获准加入了有一百八十五人的总统随行记者团的行列中去了。为了采访目前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我准备搭乘从华盛顿郊区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的记者团专机。就在这一瞬间，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觉得正是这个“实务性”的开端将会注定使美苏最高级会谈成为一次卓著成效的会谈。

今年二月，当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的时候，在美国的确出现了一股兴奋的浪潮。可以说那是一种强烈的神秘。但美国总统为了同苏联的首脑会谈而访问苏联，实际是历史上的一次破天荒事件，然而却冷静得甚至使人觉得美国人民可能是忘记了这件事。总之，在这里既没有兴奋，也没有神秘。

再说，同十三年前的一九五九年尼克松以副总统身份访问苏联的时候相比，也是望尘莫及的。尼克松同当时的苏联总理赫鲁晓夫进行的那次有名的“厨房争论”，是代表东西方两种制度的国家的敌意和竞争心的冲突。

十三年过去了，这种竞争已经没有了。毫不掩饰的意识形态对立后退了。对于处理各种现实问题的态度也理智起来了。在这背后，两国的思想和国家目标的分歧至今还是昭然若揭。在这一点上，美国并没有认为苏联是一个好的国家。但是至少对和对方合作与会谈并不感到特别惊讶。另一方面，在对峙的大国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理智地处理和发掘这种共同利益就是美苏之间进行的“合作”。

当然，这并不是毫无限度的合作。采取的态度是一方面互相遏制，把对方看成是“敌人”，一方面又在局部认为是伙伴。双方都在相互抑制，同时设法扩